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採芹録卷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孫 溶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金三俊

欽定四庫全書

𥟖芹録卷三

明 徐三重 撰

成化初周文安公為國子祭酒著處置荆襄流民說時因流民逋聚山谷易於生亂當事者下令驅逐多至困斃公說欲聽其近縣者附籍僻遠者另設州縣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寛繇役使得安生理盖鑒於西晉李特之禍而彷東晉南雍松滋故事籌此便宜最為

許畫都御史李賓援其說具疏得請開設鄖陽撫治自此始安輯流民十二萬餘户立言計效信仁人之利溥哉大抵士君子捉筆持論當使見之行事而有濟公此說因預修天下地里志感見往事而作人得釆而行之遂見實用蓋立事之功與立言之澤自當並垂不朽後人工文自負多識不知宏篇巨卷之中有幾許如此利物者乎吾徒讀書於此處正當注目省心毋徒剽掇浮華已也

世計弭盜賊嘗欲禁游食僧徒是但知僧徒為盜賊爲知盜賊之為僧徒也自治不三代民失口業其不能自食又不食於人者中間未盡老弱殘廢安心行乞之徒茍不入此流豈遂將坐寒餓而待死耶竊恐深林大澤一有投聚其所為不止穿攫矣故明主去盜惟在裕民民裕則不惟樂業之夫不事偷竊即令少有衣食者廢人形去妻孥而樂游手恐亦非人情也永樂二年春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作法事上

薦皇考妣卿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徧於都城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絶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獻聖孝瑞應歌頌十七年秋頒佛經於大報恩寺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又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相畢集續頒御製佛曲至淮安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菩薩及天花

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烏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神明協應屢現卿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此等俱聖朝舊事越歲二百未敢定斷虛實然竊有疑者自竺法入中華崇尚已非一代而此異未有前聞若果皆無今有豈竺法靈響亦有盛衰歟靈谷之異人有謂西僧善幻此是其幻術夫幻不幻所未暇論即令真為瑞應我

聖祖明靈陟降上帝斷不由竺法升沉而明主大孝
克隆繼述亦不以瑞應加萬分之一也載觀當時股
肱諸賢納忠之意往往侈言符瑞如永樂十五年建
北京宮殿督工夫臣奏聞瑞光慶雲諸異二十一年
萬壽聖節太和山金殿現圓光紫雲大臣具圖以獻
此等亦皆臣工遙奏聖主未親目覩也夫游氣浮光
倏忽便為消息萬一或指諸彷彿或據所相傳焉知
泰山牽犬老父及呼萬歲之聲今古不同出一機乎

夫玉杯天書有亡已章前史乃並在英主之朝太平之日微意所及百巧横投彼亦何待幻而後有聲影附會媚耳娱心遂以侈諸表章實諸竹帛不知聖朝粹德崇功自足流光百代不以此類有無為輕重也

坊妓之設不知作倆何代義皇聘娶以别室家周南正始以化江漢當時豈得有此必戰國燕趙及六朝淫冶織俗流染至今者其傷敗禮教政化何待多言脱

民間有之尚當痛革況可官為作法耶夫開國經綸少此一事未為千古之闕世邈祚移禮法代變而此事相沿永如三五豈別有關係雖神聖亦無可奈何也

高皇時解縉上封事言律以人倫為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官妓非人道所為可以禁絶當時嘉其識達令給配之律止以處叛逆家徒似亦未甚足惜但官妓之設兩都皆有教

坊居之累朝相延未見一議變革有謂祖宗設此所以綏懷遠人彷彿賔至如歸之意此或暫為一時招集權宜之術耳而經國典刑固當以解學士之疏為治世端風正論也

高祖定鼎金陵便東南歲供用度有節轉運又近所勸徙都長安聖諭以通漕艱難緩之睿思長矣文廟龍興北平後稱行在還都之議往來籌度踰十數載而始決經營至仁廟則復稱行在竟宣廟一朝無改焉

英廟六年乃終去行在稱北京遂為定都蓋控制外方則便北舒恤民力則便南祖宗深意徘徊四朝而後定誠不易也今列聖垂裳輸輓半天下信涖中撫外勝要神區第宗廟朝堂百職六師之供給江淮河濟險阻上下之漕費妨農業涉寒暑牽輓往復數千里之人力且無論姦寃弊數日繁橫其間逼者賦額日增而無減運道常壅而難通為社稷萬年之慮者宜日討其利害而昭然遠覽惕然深思可焉

國家都燕西北地皆磽瘠財賦不得不仰給東南勢頗艱懸淮安漕臺之設所以引帶南北控扼咽喉督以文武大臣而參以諸曹屬各總將卒指臂相攝首尾相銜蓋隱然寓兵深意無事則以輸輓有事則方舟而進數十萬帶甲之士也若清其部隊揀其將領明其約束飭其旌旃歲一往返於江淮之滸燕齊之疆兼足振厲國威潛消姦慝即一旦片紙徵兵朝發而夕屯未有一舉兩得最便如此者至於臨徐淮德四

倉舊為轉運而設今雖變長運而規制具在若使四百萬之粟所到可儲十餘萬之衆鼓行即赴縱無裨大師禦寇之利而於漕河一帶卒然意外未必不為緩急之一賴也

元虞集運糧議曰東南運糧實竭民力令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瀕青齊萑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為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池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官者合其衆分以地官定其畔以萬夫耕命為

萬夫長以千夫耕命為千夫長三年而征其税如是則東南民數萬可以衛京師可以防島夷可以省海運矣時異議者多事竟寢令神京固元舊都也瀕海淤地廳不異曩昔若行屯種之法即仿古授田之意隨地縱横畫墟定界招集遠近安插墾耕計丁給產比户編甲而相維相攝之制亦使行乎其間夫田從官給則非其本業而多寡可均人由初集則别無私梗而法制可定古井地兵農破壞已久不可行於民

情不便之地令以閒曠之土遊逸之民小試行之且不必急一旦之利而從容規其便宜似亦無大段窒礙者且室廬棊布擁衛神都徵稅貯粮緩急可備此於國計亦非小補第恐治人艱得任事鮮實心更法而弊生寡益而滋損則不免紙上空言矣

海運一事丘文莊力陳其利又備考元氏每歲漂失之數計尚省河漕所費其言蓋為天下一旦有事之備意非不善但未深思高廟聖慮耳昔廷臣有勸都長

安者上曰漕運艱難且已之又憫兩浙歲運京師者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命崇山侯開臙脂河以便之當時惟遼左軍糧六十萬石歲由海道然每謂事非獲已憂在朕心末年遂議屯田令彼處軍人屯種自給我皇祖矜痛元元真同四體若歲驅數十萬版圖赤子九死洪波怒濤之中必非在天之意自都燕之後勢不得不轉輸東南而漕河一帶雖有迂滯之耗可無漂沒之虞盖捐浩繁輕於傷民

命也夫當安計險不可謂非長慮之士而因險思懼

聖賢更為福基若國家兢兢於漕事之艱知來者之

不易念卒然之可憂嗇內帑核關支保儲積量賦斂

慎督理憫軍役重農業思民勞飭戎機察貪婪則社

稷億萬年之計正在於此儻謂必通海運乃可防危

濟國竊恐危之無救於海運與漕河等也

吾郡徐少師曾言建議者往往侈言屯田之利此何異

諸生對策紙上空言耶試令沿邊按核可以屯種田

畝圖其條理則莫可措手矣此語必有所據景泰間商文毅公曾言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閒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參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奈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王

文恪公亦言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運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以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而人以為不可者何哉二公之論又如是豈皆紙上空言耶大都便利易舉而積獘難祛徐公所謂莫可措手者豈正謂功臣

鎮守等官占據日久目為故業一旦清刷既無舊籍可稽又難一槩併奪况邇來國法不易振舉盤據倚托皆有力能梗之人縱言事者易為指畫而主議者難於執持雖有深籌至計亦卒無如之何也

黄流衝決梗塞漕渠近今十餘年來何歲不治亦何歲無決糜膏脂塗肝腦蓋不知所數計功狀未核敗報踵聞智計之臣持議非不鑿鑿及卒然潰裂莫適措手重為國家愁嘆非一朝矣論者謂大禹治河與今

日大有難易大禹時直欲除害故順水下流不逆其性從徑便處疏泄入海自無他患今并欲興利須引之使東南流以濟漕水性既紆曲不順而所經行處土疏地下衝潰之患在所不免即令神禹治之未必便有長策此誠睹形審勢之論不為憶度浮言也但載考已然國家定都通漕閱歲非不久遠前者河不能無決然治之而定定則未便決也豈今日據謀興事俱不逮曩時人哉是必有需一人昭格非迂談也

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又曰允由翕河夫川嶽順度實由元氣宣通惟聖明懋建中和乾坤不難得一而况山澤諸靈敢違大順此必非臣工手足之力所得貪天者也草莽理度俟旦暮驗之

成化間御史李瑢疏解納錢糧之弊有謂内庫所藏弓矢以億萬計漆角解脱羽幹蛀蠹皆不堪用官司惟取文移吏民並緣爲姦乞行申飭或量减歲辦徵其價料爲修整成造之費事下工部議覆弟令如式督

造而已薛方山言嘗監收太醫院藥材各處解户通同本院官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影覬此則知公府各項課程價料所解納收受虛名罔實其弊當類如此工部所覆盖明知而故為寛處者也又廵撫馬文升奏處陝西三邊軍餉户部議陝西歲徵稅糧及部運銀布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

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方山亦言嘗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計應用有餘時屬張知府給散尅減侵欺數多動稱不足嘗揭其端以達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知府亦竟得寅緣美陞觀此語則知各邊錢糧上下相蒙作弊不可究詰亦類如此薛所自云二事皆據身歷而明著其弊非懸

揣也此等錢糧方其催徵解納一毫未足動須搞扑詰治及其用之直如是耳靡於無實者指舊額而藏姦漏於有餘者匿本情而告匱誅求之目所係甚重陰耗之術習以為常民財何以不竭而國用又焉得稱足也嗚呼生靈膏血朝廷軍國安危重計虛文侵冒不得為實積實用者何可勝數任職之人因循忽漫猶稱不職況以染指自潤可為良臣乎

京師訟獄到刑部者必由通政司已問理則送大理寺

評允發落此國家於刑獄最稱詳慎者其巡城御史所發覺小則便宜責遣應問罪者亦必參送刑部蓋令典非刑部不得定罪也錦衣衛之設止以譏察異常初非有聽斷之寄近緣馮璫權璫播弄威福濫詞酷法羅織無辜都人目為黑獄所置校尉不下數千悉京師健豪亡賴所至陵轢勢同翼虎窮搜蔓引以濟梟貪甚則投餌設機誘致顯魯一事相絓便遭覆畲齋畜頓空巢卵俱破究掠之苦至不可言而此輩

邃室巍堂妖姬名馬出入鮮麗不減貴官皆剝剝閭閻所致臺省目擊而憚於觸忌事下該部便同再生而又束以明旨亦不能大為翻異蓋托跡城社莫可誰何蠹政賊民實為首事是非清穆之上洞見覆盆不慼左右未有能快然於蕩滌之下者也

天下獄囚每五年一差官審録用刑部大理寺官共十五員謂之恤刑其在京師者則三法司堂上官會審而特勑司禮監一大璫主之至日大理寺獨設一座

於上高數尺司禮據案秉筆情罪出入悉屬定擬法
司大僚俱卑坐左右侍晝諾而已偶閱詔令此事始
永樂間然立法初意與當時行事殆不可考必是聖
主好生欲布曠蕩之澤而慮守法之臣或格於常憲
故特遣中官共事庶得通洪仁於法外耳然承命者
慎毋以私行之則善矣
宣德十年江西饑富民魯希恭鄭宗曾胡有初陳謙等
並輸粟於官以助賑濟巡撫趙新上其事遣行人齎

勑賜勞旌為義民免其雜徭希恭等詣闕謝命光禄寺賜酒饌遣歸夫富民自捐粟非强之也行人齎勑恩禮重矣然止稱義民不加官也夫民以義稱不為不榮賜羊酒免徭役又非但虛數也惟不加官階亦先朝重慎名器之意與後日輸錢入粟輙與冠帶職銜者異矣

往昔倭夷之亂多由閩浙人通販誘至當時議禁過㕑撫晝至詳矣夫亦知所由從賊乎坐困者

投以資身逐利者緣而轉貨此皆中國之內利途

競而口業虛也

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

勢凌人趍權擇便交遊貴俠飲燕園亭凡朝廷大闕

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

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

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

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

令幸聖皇馭極褒恤忠諍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之夫此疏醜詆往跡近於傷訐然積憤時獘而為此激揚則不無創往警來之意竊謂國家任官當令人重官毋令官重人人以官重將徒愛其官而不復自顧其為人則靡所不至矣給事中御史止七品一官耳祖宗之意欲其視此官為無足惜者以舉職令乃令廢職以存此官為矜倨燕遊之地至狼藉如斯而不顧國家又何頼於此官也

高皇時有內侍知文者從容言及政事上怒其干預即日斥還鄉里終身不復收用因令內侍不許讀書識字後又敕在外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以防交通窺伺之姦嘗言自古賢明之君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得預謀者卓哉聖慮蓋博觀前代而永為萬世杜絕禍萌當時立法止供傳奉洒掃無有以謀議相及而況事任乎其教習識字及得預內外差遣文皇當別有深意而

權倖元后呼吸禍福則乘英武二廟冲年得全攬焉
蓋國家政事獨總於乾剛而典司不無委代自熙宣
後内閣司禮實平分密勿之任彼又供奉内庭切側
憑藉傳宣出入廟堂尚隱借低昂故其勢尤為偏重
一有狡悍無良則操縱陵轢有莫與持衡者矣
永樂元年八月命齊喜提督廣東市舶此國初内臣任
外事之始水東日記謂中官之寵任肇於永樂中然
猶未敢大恣自後益勝矣蓋高廟手三尺與諸將臣

起事行間其後創立宮府則俱掃除供給之人又監於前代防約甚嚴無有得干外事者文廟起潛邸危廹艱難之間不無叅密謀任保護以勞瘁同濟大業者此一時緩急之賴乃委任假借之所由始也

正統十四年裕陵北狩學士周叙自南京貽書王文端公直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

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慮身任其責惟揚歛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又一機也宜監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即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之營緑野乎此書畧不見所指其語隱諷而規切必是為國朝中官一事也其所致恨於三楊意亦見其時勢而度其可為非汗漫苛責人者然則所謂公論不容掩又謂其實

誤國者殆亦諸君子莫逭之責歟

賀給事欽陳事疏有遵祖訓以處内官者謂内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内官條其職掌不過洒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芳陳喜輩或陷主敵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内或謀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啟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庫此其陷君

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為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觀此疏則我朝內寺職任不無假借太優干預太重聖祖防閑之美意良法失於積漸者殊多矣

景泰元年陝西蘭州舉人段堅上言二事其一曰遠閹寺乞徵回西寧陝西等處監工宦官二曰屏異端請

銷釋道銅鐵像補造軍器以僧道少壯者實軍伍下禮部議以為窒碍難行寢之此有何窒碍而云然必是恐傷中貴而併老釋亦得曲意周全耳是年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請除竊柄閹宦專備洒掃又集歷代盡忠守節及恃寵宦官名忠義集上之事下禮部亦議格之且罪以離役發回原籍此意可曉矣時尚禮部者胡公濙也

皇明策要記我太祖鑒前代宦官之失常置鐵牌計高

三尺許上鑄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宮門內宣德中猶存正統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皇明通紀曾載此語萬歷間有臺臣言事執為事實下旨詰問鐵牌所在國典茫然幾為中官所困委曲援引乃得解夫留宮久虛權璫代起此牌即有豈得尚存且事涉禁御尤難檢實彼傳聞紀録未必皆符惡得遂落封章自取輕誕此言事者之戒也

宣廟臨御三年始舉正都御史劉觀贓濫之罪而以顧佐

代之諸御史貪淫不律者皆論斥一時有位肅然儆動往日婪貨縱法及挾娼酣飲之習皆還就廉隅是後淫褻一事遂重為官刑物議迫令士大夫畏慎名檢鮮或敢蹈之者惟賍利因有曖昧上下不無假借監司論劾動列收受滿紙而議者每從寬涵恐於懲警之義有所未盡宣德初有藩司坐賍遇赦部擬還職者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蓋惡其名也貪污豈可復任悉罷為民至五年考察朝覲官

吏部奏貪汚者二十五人上以為民害悉發戍邊夫九重好惡如此持法者豈能曲庇而吏治亦安得不清飭哉

嘉靖六年十月大學士張璁（後改孚敬）疏曰人君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毀第舍秦檜陰險納賂禍延國祚二人為相得失甚明今之内閣宰相職也須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為内閣之府庫矣

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之治可奏臣
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饋送京官為名科索小民
怨詈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愚謂此事士大夫所
所不肯言而在內閣尤不欲言若內閣能言士大夫
必能從者張文忠柄用世皇恩眷莫貳嘗以抗論回
天至宸語有執拗之訾然終始以為可任危身奉上
之謚亦定自聖衷正緣此事頗能矯勵與甘心俛仰

者自殊耳第當時執政同列多為所侵朝士極口咸以姦邪目之大都其人才健而智敏逞才則涉於轢物運智則入於執機此二者世所指為姦人也但不以厭阿充位不以比黨誤國有異於貪鄙狼藉之姦人論人者又當以此權衡之

治世之道禁貪為先趙宋立國最稱忠厚而贓墨之禁特厲累世赦宥不及太祖太宗時所犯希得完免真仁以還則多杖脊遠配故終宋世士飭廉節政鮮貪

殘國初尤重其罰常於法外置刑盖痛懲殘元積獘震以殊典所以為一代維新計者甚棘其後以律太重從律定罪從例減科所以為後世枉濫慮者甚深一平明仁恕百世不易矣但於施行推斷要在必中庶幾懲警之意期於無刑也曾聞永樂末年宮車內攝扈從官無所畏忌濫觴汙風至宣德初而滋甚九重惡怒特任顧佐劾治之作譴多人乃始警戢一時在廷頓還廉隅賴此舉也然則利道可開而法紀可

不肅鰥夫以財貨輕蠛縉紳誠乖不辱之義若吞舟可令漏網則唐虞之投裔魑魅何傷大哥耶大要士廉女潔同闕世風名教不潔之科律皆如法決罰不為彰織者以創姦也若衣冠之屬果爾行比饕餮豈得更與士大夫同其矜惜乎

宋太宗注意刑辟哀矜無辜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從寬恤自三年至八年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八人獨嚴貪墨之罪贓吏必誅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庚午詔諸庫藏敢變
權衡以取羨餘者死
三年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叙著為
令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酉大赦改元除十惡官吏犯
贓者不赦
至道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中外
文武官加恩惟贓吏不原

真宗景德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契丹講和大赦惟故殺放火强盗偽造符印犯贓官吏不赦

仁宗天聖二年八月丙辰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汙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四年二月甲寅詔吏犯贓按察官失舉者併劾之

七年三月乙丑詔受贓官勿蔭

八月己亥詔官犯贓毋使親民

九年冬十月丙戌詔公卿大夫厲名節

神宗熙寧三年四月癸未有知州坐枉法贓擬杖
脊黥配海島者判審刑院蘇頌言於帝曰古者刑
不上大夫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
所重者汙辱衣冠耳帝曰善自後百官坐罪免杖
黥而流海外因著為令論曰宋以忠厚立國藝祖
以來每事務從寬大惟於贓吏不以衣冠目之往
往籍産棄市大赦不減故雖中人以下不畏犯義
亦畏犯刑吏治之善未必無助雖然罪法有死士

體無辱免黥杖最當此已著令而高孝時尚有用者豈亦間借不測之辱嚴警頑悍之徒所謂偶一行之者歟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癸卯有以贓敗從黥者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收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

姦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竊謂贓吏何足惜但在中世主德不明姦人柄事或以此枉陷正人又烏可不重為慮也

二十八年夏四月丙申復詔文武官非犯贓罪並許以致仕恩蔭子

孝宗淳熙六年二月壬辰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

十二月己亥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

入坐獄官

十二年十月甲子命舉改官人犯贓者舉主降二官

十六年二月己卯詔官吏贓罪顯著者重罰毋貸

寧宗開禧元年閏八月庚子詔官吏犯贓追還所受如舊法

嘉定十六年春正月戊申詔命官吏犯贓毋免約法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丁巳詔戒貪吏

紹定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歲舉廉吏或犯姦贓保任同坐監司守臣其申嚴覺察

淳祐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銘飭中外銘曰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狼均肥於其家多瘠吾民縱逭於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菑及後人我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

五年三月庚子詔嚴贓吏法仍命有司舉行淳熙故事戒吏貪虐

四年十一月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

景定二年春正月癸亥詔監司率半歲具劾去贓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以一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臣皆罰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五年十二

月壬寅戒贓吏

度宗咸淳二年十二月丁丑申嚴戢貪之令

六月三月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絶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七年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此宋一代約束贓吏次第事也宋治仁厚然不難以財僇人正慮此輩婪財賊民耳其後漸從寬減

然奬廉戢貪之諭終始諄諄苟非巨姦若秦韓史賈士大夫尚多以名檢自飭胡椒八百之贓藉絶無聞於宋世其亦由風厲然歟

按大明律官吏受財計贓科斷有禄人枉法至八十貫者絞係雜犯照例發附近衛所充軍不枉法至一百二十貫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減等坐徒無禄人枉法至一百二十貫亦擬絞發遣不枉法至一百二十貫以上坐流減徒並罷職役不叙又

祖訓一條禁用黥刺腓剕閹割等刑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立禁至嚴重矣諸罪犯惟搶奪竊盜官私器物項刺字于臂諸賍法無刺者蓋甚不欲以刻畫之刑斷廢氓隷而況士儕乎夫法至黥墨破壞昭章至為僇辱祖宗思深慮永恐有枉濫作戒森嚴洪恕之仁卓軼前代正士人所應奮身砥節以稱陶鈞其有徼濔寬紀甘奸名義者充類等惡正

亦不待慘法而醜穢過當所謂不死之刑無生之道者也

採芹録卷三

拯芹録卷四

明 徐三重 撰

高皇帝奮劍淮甸以布衣定天下真所謂取之羣雄之手當時天兵壯臨元主自遁其子姓被繫者寵以封爵護送歸庭絶無洛邑頑民之疑此聖度天容國家萬萬世無疆基命之盛德也且又保全忠節厭薄降人以作興一代正氣漢高惟宥季布戮丁公兩事耳

高皇於勝國舊人強項者明視其偃蹇而不忤其跂心推奉者即有勤勞才藝終身疑之必獲罪而後已此所以培養志節鼓舞人心為後世綱常大計聖謨弘遠矣嗚呼藉令酉夢炎王積翁委身歸朝必不保其富貴而文丞相謝提刑抗節致命當更如何遇以不臣耶

英廟沖齡受璽奄璫王振竊柄禍國遂有土木之警天命眷祐卒得奉旋大運重新載履宸極躬嘗勞瘁勤

攬萬幾自曹石誅鋤以後陰翳併揭外弼刑政獨裁

邊警已希中土樂業海內休裕復還熙明昔漢宣少

遭戾園之厄出死得生其後踐位以賢明綜理致漢

家隆郅絶域臣享雖成性特達然不無涉歷焉嗚呼

明主之不廢艱虞如是

孝廟生自西宮六歳而達大内踰月而孝穆賓天蓋爲

昭德宮所間外庭深為危疑然大命所在萬靈護持

憲廟一念而泰山震動者七豈非天乎踐阼之後仁

明恭儉委信耆賢以成一代太平極治正與宋仁宗事相脗合仁宗生於李宸妃為章獻撫育以登寶位主德世道皆畧相當若追蹤前代則有漢孝文弟不知成康之世視此復何如耳臣謹按英廟復辟後與孝廟一朝俱躬裁萬幾召問臣下羣小罕得任事故朝廷清明海内康靜稱太平之世世廟承統睿哲天成雄斷由己議禮折獄鼎新草故咸決廟謨故載振中葉及元修之後稍隅外朝柄臣尚得乘隙竊弄威

福何況英廟初立中人全執大柄有不亂政生禍者耶乃知人主御世惟親政勤事天下必受其福也

永樂間名臣職列外庭事任最重勳望亦最著者莫蹇夏二公若所稱二公質行皆恭謹溫厚以老成濟事若侃侃遂直風采振世則非二公所居蓋緣國紀當元政寬玩之後頻從嚴飭以合張弛文皇承之獨裁威命如周憲使解叅議皆以觸忤抵戮蹇夏位望勳

地已極巍崇然一事罣誤猶未免囚繫折辱當時勤勵以圖稱塞周密以免罪愆不得不私兢兢至如呂震陳瑛之徒以阿迎媚上以苛險完軀視二公則大天淵殊矣

永樂五年命户科都給事中胡濙徧行天下以訪異人張三手為名或云實為踪跡遜國事慮有别端耳彼異人何益而徧訪之且特煩朝使也是年令改造海運船二百五十隻備使西洋至七年正月遣中官鄭

和領兵自福建之長樂五虎門航海徧道西南諸島夷西洋取寶船至仁廟登極乃詔停止夫勞人遠島小夷索取無用之物至耗費巨萬涉歷大險必非聖主本意明矣成化間中人遂援為故事不有劉忠宣陰収舊案幾成載舉

皇明内閣名臣三楊為稱首歷事四朝預議密勿文經武緯共濟昇平可謂思皇楨國之彦云第後之論者尚有未盡天順日録謂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槩乎

未聞瑣綴録謂王振之禍麓川之師皆三楊失政所致丘文莊雜着及雙溪雜記中皆明指當前闕事而目為輔理之責蓋瑕瑜自不相掩得失亦有定衡大要量其勢之可為惜其事之不副又何嫌求備於賢者瑣綴謂世稱賢相必曰三楊由所善者多亦不没其大矣竊謂三公當成仁宣朝主德剛健圖治勵精政令決於朝堂而三公以文墨議論參畫其間雖多所匡維而轉圜勢易未可盡謂是其拮据之力至昭

聖上實裕陵未能親政旁落宵闇不經黃閣蓋國家
祖制原無秉鈞重任可以專制中外之威柄而一旦
侵攘有挾而令不可盡咎是其委巽之過使前者主
非克明咨詢罔及三楊何以為功使後來英廟沖政
遂如復辟之年三楊亦無遺憾如雙溪所議兵馬律
法諸弊不克釐革者或尚有思慮未周議論未合在
廷當共任之丘文莊所議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等事
則三公不免俛首矣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此

須有先民學術爲居潜之德施文明之化乃可言之
未容輕以望人也
國初理學名儒曹月川最在前人稱其學行在吴康齋
右盖康齋據道紀所論尚有未滿於人而月川純修
雅教端己化人所到向信完養終始其所著諸書未
獲見弟摘其夜行燭中語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
受之中老氏以虚爲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信精
義所至造道名言也時宣廟在御好學右文懐賢若

渴常著猗蘭招隱諸篇以風示大臣一時館閣顧問諸僚恩禮隆渥不異親舊則聖情傾慕可知乃有明聖賢之道如月川者卒於霍州校職不令一處論思之列惜哉正統間康齋爲石亨所薦勅書聘起龍光帝庭爲一代異數絶典而月川闇然下位公卿不爲稱揚方岳不爲表達道振一州聲不名世此豈在廷貴近真不聞知抑或隔於好尚之殊方也

陳孝廉茂烈以御史乞歸終養身治畦圃以給供奉朝

廷初與教職次給月米資之皆堅疏辭免其所以辭者以不仕不可受禄用力供養之義也平日以顔曾自厲省身克己心體躬修識者謂得在孔門可幾顔閔雖其至性純孝亦由學問淵深如此名賢真不易屈指

王端毅剛直忠貞爲一代人物冠冕弘治初在吏部𢀸於劉吉有所舉措輙爲沮持頼賢璫懐恩在内知公最深吉卒不得中傷當時海内輿論首推賢惟公而

極賤斥劉萬如靈鳳妖梟倫類懸絶昭灼婦人稚子之口然吉所比結御史尚有異議於其間乃知物情相遠人尚不畏名義雖令吠堯噬舜猶為之也

劉忠宣公人品表識表儀一代在弘治間受知最深恩寵禮數冠絶羣寀至正德時名列黨籍因繫折辱遠戍西荒躬執戟戎伍之間候操閫帥之閾大賢君子遇與不遇何啻天升淵墜當時搆害公者劉宇焦芳二人也

弘治十七年左都御史戴公珊求退不允私懇劉公大夏代奏上曰卿去説與他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舍朕先歸公聞之泣下曰吾不得還家矣考戴公禄仕十餘年家無餘貲常因面對與劉公各賜元寳一錠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有避嫌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夫上之慰留真識其忠廉下之求退非勉强應例而劉戴二公寵任隆

重絕無敢以芭苴及其門籍令得請而退必不能爲
子孫營厚業嗚呼此皆盛世名公太平懿事安得起
斯人於九原爲後進巖巖觀仰
國朝大臣功在社稷而死不當罪者無若於忠愍竊疑
公於景泰間寵任最專易儲之事何無一語匡正豈
緣九重情念所向難於轉旋故耶漢留侯曰始上數
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雖臣等百人何
益公似亦明料此事不易以唇舌濟者獨功高位極

猶秉樞筦其來側目而啟嫉口已非旦暮知幾貞吉公似失此矣迨憲廟履極每念公功而不聞督其過重惜其勤身苦節而不苛責其所不得為聖明睿照可謂無失秋毫亦由公重扶鼎運之大勲青官所曾目覩而心眷必不輕以回謀疑之也

薛文清公為大理少卿以持正忤王振因駁議寃婦獄臺長阿振意欲陷以死遂刻公受賄棄律故出入罪坐公重辟禁繫至將決大臣有申救者乃得免放歸

當時搆入公罪者都御史王文而申救大臣未知何人又不知從何處何術救之也竟璫擅命憸人趨承至曲法誣害忠賢以悅其意恬不復為後代清論惜嗚呼如王總憲者戮死復辟時豈足惜哉豈足惜哉

吾學編記陳白沙謂張東海曰吳康齋以布衣為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為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如此則康齋去就亦不為苟矣薦由石亨

本不冝出顧朝廷禮命隆重義不可辭不受職而觀
書因得以賓友之禮乘間啟沃豈不脫然勢位而兼有
稱塞哉達其微志而决幾高蹈更極光朗也第陳釣
叟編通紀則言康齋不受官之故以為勅書聘以伊
傅禮令嫌官僚而不居又謂曾跋石亨族譜自稱門
下士又謂曾因弟奪其田因首跪訟公庭張廷祥編
修有上告素王正名定罪之責俱不識誠有是事否果
若云然則不惟難稱醇儒即高士亦未為允也嗚呼

名聲太溢者多遭毀嫉如康齋學行章聞一時豈應無實至是而白沙道其微意豈亦因故所受業為之曲解者乎

吳聘君之薦由李文達及豕聘至京則又周旋其進退得全始終恩禮雖聘君名實後來議者不無異同而一時崇奬深見風尚幽人之意蓋國家以學行聘起遺逸而有禮以成其去就大體當如是也若瑣綴録瘢索聘君疵垢極口不減嗢罵縱令自取不無他累

然論者猶當並存得失何得一切破壞如斯耶至如陳白沙學術淵源容有未合先正而人品卓朗見者多重其風格蘊藉亦定不凡瑣綴録亦極為醜詆似更出尋常之外此豈白沙所自待與蓋瑣綴作於尹直詳直物情朝議則其捉筆肆論斷有不足深信者李文達作天順目録於聘君美行載之頗多即由掩瑕存厚亦見君子用情夫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於此觀人尤易彷彿也

孝廟冲齡內官覃吉輔道匡正之功居多其言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此可謂有賢士大夫之心憲廟嘗以五庄賜東宮吉勸辭之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庄為徒勞民傷財為左右之利而已東宮出講加禮講官皆吉道之曰尊師重傅當如此此可謂有賢士大夫之見

權姦擅政早能見幾乞休者天順間薛公文清正德間王公文恪皆正人也而文清險夷一德幽顯同行至

於淵源正學尤稱真儒身受顧命不敢上負先皇志清君側遭搆斥逐者正德間劉公文靖謝公文正皆社稷臣也而文靖持議時推案悲憤溢出忠誠畢老山林獨終令譽商文毅抗言於汪直毒虐之時正不顧其私與恭謹保位者自别岳文肅法語於曹石猖狂之日直不圖其濟與浮沉巧宦者亦殊

山懷遠雲鎮廣西有老隸鄭牢性鯁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

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公笑曰人言土夷餽送苟不納彼疑且忿柰何宰曰居官黷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手禮宰曰教我教我山公智勇名將而廉正嚴潔又武籍中所希聞鄭宰隸人而明識端論乃如此公固知宰宰亦知公不難其語者可謂兩賢矣嗚呼士大夫以文儒致位卿宰可不追山鎮戎寧可不追鄭隸耶

何椒丘學行為世名賢而冢宰公之失不能盖也冢宰

名實大喪晚節而椒丘之美不為累也冢宰為溫州刑部日清操自著不得以後事并没為冢宰日物議大垢又不得以先美特寬盖瑕瑜得失各有定論聖人於仲弓父子不相假借而臧武仲之智作不順而施不恕終受責於春秋如是乃為是非之正

成化二年二月李文達父喪奪情起復暫歸視葬旋即還京羅一峯上疏乞令終制内批出羅提舉福建市舶至十二月文達捐館相距纔十月耳次年二月一

峯復原官一峯之貶陳莊靜附和有力焉成化四年莊靜卒士人爲詩誚之末云九原若遇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嗚呼人事反覆何常弟為所當為寧有生死兩截事也文達才識通明持論端雅被遇英廟隨事獻納委曲匡維多所弘濟獨此一事及處張岳二賢不無遺議識者知其器美而心未純焉

李文正在康陵時劉瑾初得事劉謝二公俱被逐而公得獨留人謂隕名毀迹以保護善類然其時衣冠之

禍最稱酷烈善類之得庇者固有而不獲脫免者未為不多夫聖賢正人須先直已有羊之五就為能全濟天下故耳倘以一二得濟者為功而掩屈身之跡彼多所不得濟者又何以塞天下之望陳平謂王陵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社稷定劉氏君亦不如臣後卒能践之方劉謝去位亦有面質語而公竟無以答人遂有漏泄阿附之疑然其初既不得與忠賢同謝而共事姦宄周旋其間者五歴年身安其官義不

形色朝常日褻國祚幾危縱真有陰䕶善類之功終未有以解漏泄阿附之疑也

成化二十年以妖僧繼曉言發内庫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諫下獄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上怒且不測時萬安劉吉在内閣噤不出一語頼王端毅及賢璫懷恩苦救乃得釋是年山西陜西河南等處饑萬安等議令天下生員納粟入監又令被灾所在三年六年考滿官納粟

賑濟免赴部給由濁賢關以興利壞課法而生財大
臣經綸如是耶何不一言以建寺帑銀活人也彼未
嘗言不可謂上不能行他人有言而得罪者彼居大
位而偶坐睜視況肯自言乎繼曉乃其所結納以希
寵固位者建寺之事曉實倡之彼烏肯正言相忤也
然則以名設策救灾而苟應在位之事者非生員考
濫官納粟無計矣至弘治初萬安去繼曉誅雖劉吉
尚在而王端毅已召用掌銓懷璫又居中相左右大

陰怯懷傾險而不得肆故王公得少安位行意漸改弊事元年奏停止生員吏典納銀例二年奏復官員給由例其復給由疏曰各官廩祿有限而雜職之俸尤微苟非取於民必至剥於下貪惰之風由玆而起考課之法不行大非政體自後考滿者仍赴部考覆上納例元年已具奏停止而災傷者輒復奏開公復疏曰訪得永樂宣德正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銀兩納糧草爲監生吏典等項

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敝近年以來守土等官止圖目前之利不為國家久長之計輙奏開納粟等事項例彼此效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始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不謀歸計况又此等既以財進他日豈肯以廉律已欲不貪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觀此二疏老臣謀國卓識長慮固如是與小人規巧阿世

苟且言利而不惜大體者寧不天淵哉
楊文襄為張永畫計誅劉瑾似挾數任秘非裁惡之正
然昔王沂公曾用之袪丁謂論者快其事而不非也
蓋摶豺斷虺豈必拘方擇械但能格裂投棄即為仁
人天下人方怨苦毒惡一旦有奮出者計擒殺之凡
在血氣稱快如一人心所同願不得謂非事之正也
石碏以詭言殺州吁石厚弑逆之賊春秋豈得非之
哉

況公鍾知蘇州府請便宜勅以行初至佯為不解事以試諸吏吏抱案立公一一問所行止輙聽吏至三日宣勅縳不法吏栲掠擲殺數人一府皆振慴宿弊盡革時府稱大繁吏姦弊不可詰公用強明先以威厲肅之而後政事施行吏乃不敢為姦惠澤可究於下此亦弛張之一術第佯自愚以餂衆出其姦狀而遽責治之亦似非先教後戮推心變化之道也歷考前事中官藉寵竊柄有矯命枉殺士大夫者矣未有內

閣為之者內閣枉殺縉紳自近日始盖高皇以政事分任六部而總於宸斷內閣自洪宣後漸有平章之寄然事必部院定議科道彈駁故雖有恩怨僅得借票擬通塞其間於生死威福不易得逞其敢為此者必大以知數熒惑宸聰而收結中外挾制異己方得行之然快意一朝亦鮮能善其後國家威靈可欺耶偶覩禖録中所載成化正德間二三柄人最為公論所難容者其身咸得老斃首丘安享贏畜尤幸者死且

蒙贈謚郵典人心大未暢塞乃紀其家世後禍以章天刑雖於惡惡之義亦足懲警然春秋大法正不必如此公私記録已咸有特書織狀姦情暴列編簡遺詬萬代自足戮其生世甚於肆諸市朝且萬萬不可巧釋倖漏者若必拘於顯禍脫有一二不效小人必援以自寛縱意目前之利儌望天目之踈則靡所不為矣聖人斥惡義正辭直皆明揭於就事令不得自匿於將來縱有孝子順孫無由湔黑為白所以褫姦

凶之死魄為萬世之象刑嗚呼此正可懼哉

正德四年冬劉宇由吏部尚書入内閣五年春曹元由兵部尚書入内閣皆以阿附劉瑾得之本年八月劉瑾被誅二人皆以罪斥免半載黄閣之榮與千萬年青史之辱不知孰為輕重

雙溪襍記言新都楊公初因劉瑾東宫共事之舊不越數年而入内閣似目為瑾黨又云寧藩乞復護衛疏是公票擬以寧之亂為公罪案而霍文敏曾為梁文

康辨誣亦謂累擬由公人乃疑文康文康恐傷同官而不言寧自當之蓋楊公在康陵朝誠鮮建明然襍記出王晉溪手晉溪與公釁甚深紀此不無恚筆詆誹霍公大禮議曾與公執異而與梁公俱粵產此豈重為梁公地移誣他人耶要皆未足盡信也楊公自編視草餘録咸次第閣中機事當逆瑾時公尚未柄政所録無幾寧藩復護衛公已為元宰録中云予與費鵞湖極力諫止鵞湖言近日本府䭾載金銀數騾

以謀此事聞者變色予曰我輩但知護衛不可復無

問銀之有無也鶩湖曰正是盖宸濠逆謀予料之久

矣時權倖有納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後謀為不軌予

與敬所礪菴請遣官賫勅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

時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乃反何耶其自

為說如此襍記則云寧藩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

藏於臧賢家分饋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

内閣曰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茍聽其所為

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於朱寧楊廷和時三月既望廷試進士内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費宏讀卷出知之因言納王賄許護衛者何人也會言官交章論其事諸近倖以爲宏嗾之乃共譖宏五月宏罷大學士致

仕去此亦晉溪所記未敢遂謂皆實獨有可疑者復屯田護衛乃寧藩逆謀非細事楊公録中於他事俱反復叙述甚詳惟此為畧當時且為首相所云與鶩湖極力諫止者其諫說云何何無一語與中貴人往復可書也此覆疏旨既由閣擬竟屬何人曾有疑梁公者梁不自辨而霍為辨之若楊公所謂權倖有納賂主其事者遂得請納賂得請由權倖矣而秉筆亦豈由中耶末復云忌予者曰寧藩不反由削護衛乃

反是明指晉溪語然寧藩之反速於削護衛而成於復護衛公亦自謂料之已久然則公有獻替正當在復時何可但因循至削時而後言乃真無及也且費公去位以持異此事見嫉於羣小公既得安然又不聞曽為費公地同極力諫止者似未應如是後代所疑不無在此數端耳王晉溪以正德十年閏四月為兵部尚書十一年九月王陽明為南贑汀漳廵撫十二年七月加陽明提督軍務十四年六月寧藩反七

月陽明討平之陽明捷疏有世徒知嬖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盖推功晉溪則先事委任假便宜使得成功者晉溪不為無力楊公録中所摘晉溪諸事甚猥陋或未盡虗但叙寧藩反與陽明成功則寂無二三語豈謀不由己而不肯語及耶抑不滿晉溪而并欲掩瑜耶其後江西功次多所沉抑人亦不無後言或又謂楊公之多議由陽明感晉溪知己而其徒遂有抑揚大禮持異者又加煩口此亦物情之所

有也大要二公當命亂之日在羣陰之間才術智數不無濟事委曲權姦自圖晉足亦各有隱微其功過可論者或於新命之朝晉分慶讓若以槩生平優劣亦難輕言如記録中事則皆彼此相詆私衷惡可據為實然也楊公揆端風采雅見奉迎之初反弊除姦有利社稷若大禮一議既局於古事之難合又堅於己意之莫回蓋前者偶未深詳而後者不無留滯夫論人當觀倘度端持意見偶偏賢者不免顧持平之

德正在虛懷國家正名定典垂憲百代必欲執元老之成說不肯輕易以輸後生儻因誤為過無乃非詢謀從善之意乎

憲皇之用汪直止以詗察外事獨向信大過致怙勢賊人內庭未必審察也商文毅抗疏諫罷舉朝稱快不兩月而復設雖九重之疑事未釋亦由縉紳輩附和成之部院大僚數人謟奉阿承以比黨要結御史一二輩又稱功頌德淆亂是非內閣自商公去後既皆

不能自振之人外廷諸司畏禍全軀則多為宛順彌縫之計是以寵任彌專兇狂愈肆始禍臣庶後及邊方非天啟聖聰燭此姦蜮安能一旦放斥并鏟同邪大暢海内公憤耶

成化間汪直坐西廠酷害官民商文毅抗言論列時有御史戴縉上疏頌直行事皆公又御史王億言直所行不獨可為今日法可為萬世法二人因此倶得進用致通顯弘治初劉吉在内閣締姻戚里曲媚科道

以固位營私左庶子張昇疏其惡有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爲輕薄小人又搆誣湯鼐以快吉私憤此三御史不知何肺腸公犯天下清議以側媚權貴眞世間最無忌憚者

成化癸卯蘇州諸生罵內臣王敬事通紀直謂王端毅公以巡撫至疏敬罪惡激變朝廷乃差官校械至京下獄論竄之楊循吉作吳中故語謂罵敬後王公已有疏言其事敬後至京亦以諸生上聞至動震怒下

巡按推治時巡按張淮故延緩之後敬事敗下獄諸生乃得末減則公言時未便械治敬也鄭淡泉名臣記言敬驕擾東南公上疏極言其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名灾沴上立詔戒敬乆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斬其黨中外稱快則一時未便收敬而敬之得罪實因公言也是時内監之勢横甚與倖戚里表裏竊威福大臣不肖者内附外結以固禄位營姦私無有剛中發色與相牴牾者公獨抗疏其非法直搏

憑城之姦而畧囹顧慮且得有所發舒亦無所顛蹟孤忠壯氣信為宇宙一代偉人亦必當時潛扶大運者陰相持佑於冥漠之表不令醜類得有所齮齕所謂社稷有靈者其真不虛耶

我朝中宮之孽莫甚於正統正德初而成化間次之汪直以昭德小豎窃藉詗察之勢酷陵縉紳一時宵壬固多阿附而廟堂正人尚能持議相扼彼亦不至侵攬朝廷大政也及跡敗罪露覆手斥逐如孤腐耳王

振劉瑾則乘主少之朝全握太阿之柄縉紳之受禍且無論也一則擅命弄兵南北致陷辱乘輿幾延廟社一則憑狡變亂祖法至流毒海内羣盗蜂屯葢論罪逆則陷主之刑為極論兇禍則四海之亂為深矣然振斃敵刃而翠華旋即回輪瑾正天刑而國紀漸亦返舊是乃祖宗陟降上帝之靈佑而皇祚萬萬年無疆之明徵夫豈偶然哉

前人紀汪直用事時有部院二大僚進見相效跪拜叩

頭者其說甚醜穢或謂事未必實有余亦未敢以必

有信之雖造化之內物理難齊然面目亦同靈生豈

應頑鈍蕩敗若是至如邊巡擣蒜燒葱之謠彼或為

呼吸禍福所震不耻含垢屈軆要亦非負氣士流稍

有志節者所甘矣正統初有王振同姓侍郎媚振云

老爺無鬚兒子安敢有鬚以彼斯言甘同產育又何

惜叩頭跪拜者哉天順時南科有疏言保全內臣云

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

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此亦必非無據語然則縱二大僚事或不實亦必有實為此事而誤傳二大僚者嗚呼詩書何言冠裳何物忍令如是掃地國家安所賴於斯人

成化末年內閣四人萬安劉吉彭華尹直萬劉俱贈太師一謚文康一謚文穆彭贈太子少傅謚文思尹謚文和夫易名以謚謚乃以名重也士大夫名不足貴謚亦罕所見稱然則華其謚毋寧美其名乎

建文庚辰進士一甲三人首胡廣永樂時歴官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次王艮聞靖難兵起服毒死艮庭試策最優以貌不揚置胡廣後次李貫迎附後嘗奉命繙閲建文時指斥章疏曰臣獨無之文皇曰爾以獨無為賢耶二甲以下吳溥迎附後以胡儼薦為司業楊榮楊溥金幼孜在内閣胡濙任禮部四人皆位公孤殁有贈謚世稱名臣陳繼之為建文給事中革除後名在奸栱二十九人之列黄鉞為

給事中死義投琴川橋下又有劉瑞王高俱為大理
丞坐縱方孝孺息樹下劓鼻死顧都御史佐由知縣
歷憲職京尹宣德時為風紀名臣
河南道御史劉景辰疏邊事言邊帥之官非可徒手得
必借力於貴人而貴人之力又不可徒手借必假情
於錢神一假錢神烏得有安疆立事之心不過剋軍
充室求什伯之利而足耳所謂内安外寧者曷嘗一
置於念乎賊不來時下之咽扼於上之手而恩義已

離賊來時上之命懸於下之手而誅賞難措二三年後叢怨已深不可跕足或謀升或謀調勢尤急者則告病均之為脫身計而故套已精故路已熟又將操其利以求利於是有既入而復出者有既去而復來者比至新任又復如是士馬憧憧送路迎轎諸邊軍政不待外寇之擾而已决裂於守圍之臣矣此萬歷丁酉四月疏也爾時邊垂交警海内徬徨而邊方情狀與將臣去來如此司其政者烏得謂有赤心疏中

貴人盖指密勿與樞筦也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有慎簡輔臣疏言選館入閣之弊云今專選科甲之新進而優之以不習民事之官又專選不習民事之官而隆之以股肱之任又云自初選庶常時或有一二熱中者桑梓同年之間不憚隱書蜚詬管鮑論交之素猶成攘臂爭先觧館乞留則百計傾其勝己館貲漸久則一路芟其碍人剥琢元氣敗壞心田十五年之前結歡臺省以穩本官十五

年以後結交近侍以希大拜前所云是宣正以後相
延故事後所云則近年世變風衰之極弊也
劉文成公基勝國取士也負絶世才畧三任幕職三被
詘高皇帝收攬雋傑乃束身歸命得親帷幄密議光
賛大業稱佐命謀臣此天與奇遇也如公之英資博
識若早知廢知興而直以韋素際雲龍之會則子房
何多遜焉傳者謂公歿不土葬遺命燔屍揚灰未得
問公封域果有無誠若傳語是遵何法典蓋公曽以

淡洋巡司事為慍口所誣賴高皇帝神聖直置不問公亦不敢自理入朝留居京師病篤乃歸卒於家遺命之意將毋慮身後指目由一抔土與公素博精占候推筭諸秘術以筴高皇帝兵謀國事皆奇中世所傳聞若神淡洋之事謏者謂公識其地有王氣欲營葬而不得故假鹺盗奏設巡司以踞之言者巧乘其能公亦難以本情自解而知公之能者又何由信其不出此嗟哉乃術之為累乎夫術數之事杳渺聖賢

之所不道古之君子以道正世天下信其道尚不能無詘於其身況乎持世所不可知之術而欲天下必能諒其心亦難之矣

王文成公為兵部主事疏救被逮言官戴詵忤劉瑾廷杖降謫龍塲驛丞瑾敗遷廬陵令薦歴部寺出建戎旌所至並樹膚功以膺列爵當瑾擅横時公父吏部曽行賂於瑾事絓獄詞而公疏與之梗殆父子異趣盖瑾威福震天下非矯然自竪者鮮不靡人謂吏部

謹厚無所見稱而公沉機精識必不依回匪人可知也公初被謫南遷時或言瑾畜眼陰遣人間道行賊公紿以投江乃得免浮海入閩間關至貶所此或由公自計防禍未必瑾有意殺公彼操外庭生死直示顧睫耳公時名位未振不遂斃挺下而得遠入瘴嶺豈盡天幸哉且公疏止救言事人拂瑾所惡非有直數瑾罪逆彼亦何顧忌而陰間行事若以公大臣子不得遽殺即矯命與假手等耳彼何有於公卿間也

談者每竒公事謂於武林題絶命詞入水七晝夜老人送至廣信半日而達千里皆類語恠不足深信公已受任仗鉞用師閩廣諸寇巢秘謀神料淵藏雷發所加必株摧籜捲無幽不入無險不夷盤錯積逋鏟刈畧盡籌亦竒矣第攻心之道有所未試豈山箐別氣必難化馴耶若田寧就撫乃緣威望素彰畧法伸恩庶幾不殺大籐一窟仍張剪薙夫亦拓懐搜剔各有機宜乎至叛宗稱戈舉義式遏國無興發民釋屯

危社稷宏勲堂堂正正矣惟講學立宗頗由自信如
格物良知等説不欲襲守河閩盖識心亦近道體而
窮理乃可立誠從下學而入德聖門於上智大賢猶
恐躐序失路也當時朝論遂有以偽目之盖縁公機
藏神用有涉任數第以此籠匪人畧猾敵濟緩急脱
顛危人但見其利涉而莫測其變化此公才智所獨
操而以槩其大本則醇疵尚當擬議耳論往者當知
公竒資明畧為一代利國幹臣至於學術定論且俟

折衷淵源是在後之有道

采芹錄卷四